

大禍臨頭

[苏]巴巴揚著

林耘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АЩОТ . ПАПАЯН
НАНАСТЬ
据 сборник одноактных
пьес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4) 譯出。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是諷刺不負責任的工程师的；他們只管建設房子，但不管房屋質量。

工程师的父母搬到新大楼来，發現沒有水电，牆壁也不好，地板也很糟。工程师很怕这一切被房屋接收委员会委員知道，但市苏維埃主席早就到新大楼来了，于是工程师的缺点在自己的爱人、市苏維埃主席和邻居們面前都暴露了。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 44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96 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統一書号:10069·139 字数11,000 开本787×940 1/32 印张 $\frac{11}{16}$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定价 (7) 0.09 元

人 物

加魯斯特·加爾斯疆——老工人。

努努法爾——他的妻子。

米薩克——他們的兒子、建築工程師。

伐爾杜依——米薩克的妻子、科學工作者。

西薩克·阿列夫沙疆——市蘇維埃主席。

加爾斯疆家的鄰居們：勃爾布良、杰烈尼克、
蓋伏爾克、季羅惹、愛麗莎培脫等人。

事件發生在阿爾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城市。

時間：現代。

景：一幢新建成的樓房中的加爾斯疆家的住宅。

加魯斯特·米薩柯維契穿着坎肩，挽起了襯衫袖子，站在桌子上，正在把挂了窗簾的橫楣釘到窗戶上邊去。

加魯斯特 呸！釘子又彎了一個……（扔掉打彎了的釘子）努努法爾，老伴兒，我把你的釘子全都糟蹋了……（繼續錘打）到底……給挂上

去了……唉，要是第二个也能……

突然那根窗楣連窗帘一齐掉了下来，打在他的头上。

哎哟，我的媽呀，这下子打得我可不輕！砌这些墙的人真該死！……我脑袋上都起了疙瘩啦……瞧，人家就是这样恭喜我們搬到新房子里来的。（摸着脑袋）努努法尔！你倒是答应一声呀！

努努法尔（上，看見掉在地板上的窗帘）怎么，你还没把窗帘挂上去？

加魯斯特（揉着头上的疙瘩）哎哟……

努努法尔 那些画你也沒挂起来！你这么老半天干了些什么呀？

加魯斯特（生气地）干了些什么？跳“特侖吉”舞^①啦！

努努法尔 哎呀，你这是怎么搞的！你瞧瞧：釘子都打弯了，墙上釘了这么些窟窿，灰泥都掉下来了……这样的墙头正好給臭虫做窩呀！

加魯斯特 你知道不——墙上釘不住釘子！你不信？喂……（低下头）你瞧。

努努法尔 什么？

加魯斯特 疙瘩！你最好躲开点儿，別站在灯伞底下。这幢新房子里面，挂什么东西都有危險……

① 阿尔美尼亚的一种民族舞蹈。

努努法儿 好了，好了！你拿桶去提点水来吧。

加魯斯特 又提水？往这四楼上弄水，我再也不干了！

努努法尔 厨房里还粘着满地板的脏土、灰泥哪。就不洗啦？

加魯斯特 不用洗了。

努努法尔 煮饭你也叫不放水？

加魯斯特 就不放水去煮好了。各人顾各人的事儿！我可够了。我已经往下搬了两趟灰片、木屑，往上提了八趟水了……我是人呢还是自动升降梯呀？！造这幢楼房的人，叫他倒楣一辈子。

努努法尔 （惊愕地）哎呀，你怎么啦？！你知道，你这是在咒骂你亲生的儿子呀……

加魯斯特 吓，真是……（玩笑着）我简直气糊涂了！

努努法尔 那你就说说，你倒是有什么不满意的？！

加魯斯特 你说，这儿有电吗？

努努法尔 米萨克不是说过——他们来不及接电线，过几天就给接来了。

加魯斯特 那末，自来水呢？

努努法尔 得了，过几天再接水管子，咱们也死不了。加魯斯特，你别把苍蝇当成了大象。就说这房子造得不好吧，可总是你亲儿子造

的，怎么能坏他的名誉呢！

加魯斯特 噯，噯……不对，努努法尔，我可早就扔掉这种旧脑筋了！

叩門声。

努努法尔 我們的人来了！

門外人声：“可以进来嗎”？

加魯斯特 不对，这不是我們家的人……

隣居勃尔布良沉着臉、气忿忿地走进来。

勃尔布良 亲爱的邻居，为什么你們老在我們头顶上画地图呢？

努努法尔 画地图？

勃尔布良 对了，画地图！連海洋、湖泊、城市、村庄都画全了！大嫂子，請您自己去看看，去欣賞欣賞吧！在这幢該死的樓房里，根本就不能洗地板，不能跳舞，也不能敲敲打打。您瞧，这么一下子……（使勁用脚踩了一下地板）这会儿准有一大块灰片掉在我老婆的头上了！这一早晨，讓你們弄到我們头上的泥灰，足够一普特^①啦。

努努法尔 咳，讓我瞎了眼睛吧……

勃尔布良 为什么讓您瞎眼呢，大嫂子，讓造这所房子的那个工程师的父母瞎了眼睛吧！……好，我走了。我求你們千万可別再讓我往樓

① 一普特等于四十磅，約三十二、三斤重。

上跑了！（下。）

加魯斯特 喂，你聽見沒有？不行，得趕緊從這兒搬走，要不，整幢樓房里的人都會找上門來罵我們的……

門外人聲：“可以進來嗎”？

努努法爾 看，這是誰來了？

加魯斯特 不管他是誰，只要不是鄰居就好！請進來吧。

西薩克（上）你們好啊，加爾斯疆同志！

加魯斯特（疑惑不解）加爾斯疆？您是從哪兒知道我們的？

西薩克 難道你們不是建造這幢樓房的工程師米薩克·加爾斯疆的父母嗎？

努努法爾（驚懼地，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是的，是我們……

加魯斯特 那末您是誰呢？

努努法爾 大概是我們的鄰居吧？

西薩克 不是的，我不是你們的鄰居。

努努法爾 謝天謝地！那想必是我們米薩克的同事了？

西薩克 對了。我跟他同事。

加魯斯特（沉下臉）這麼說，您也參加了造這幢房子的工程？

西薩克 是啊。

加魯斯特 啊——。那，歡迎之至……請問，經

你們的手造的房子，全都象这个样子嗎？

西薩克 怎么，这幢房子造得不好？

加魯斯特 太好了！对不起，您怎么称呼？

西薩克 西薩克。

加魯斯特 倒也相配：你叫西薩克，我儿子呢，
叫米薩克……真好，湊到一块儿去了！請您告
訴我，造这幢楼房的时候，你們沒有喝醉嗎？

努努法尔 （拉着丈夫的衣襟）加魯斯特……

加魯斯特 別拉我……你們有良心沒有？人家連
一块胰子都舍不得多擦，你們把几十万卢布
都不当回事儿！

努努法尔 你怎么啦？！

西薩克 没什么，没什么，讓他說吧。

加魯斯特 当然啰，你們有什么——沒良心，沒
廉恥。我問你，你們受的教育，是教你們做
一个人的呢，还是教你們往我們头上造福害
来的？

努努法尔 加魯斯特……

加魯斯特 放开，別拉着我！难道这也算房子？
瞧，（用脚踩了一下）……已經有整整一普特的
灰泥，落在可憐的勃尔布良一家人头上了……
你們瞧，这一帮专家！

努努法尔 算了吧，加魯斯特！天不早了，你
最好还是去提一桶水来吧。

加魯斯特 又纏我来了？！告訴你——我提不动

了，剛才我提着水往四樓上走的時候，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努努法尔 好吧，那麼我去提。

加魯斯特 說得好听！（摹倣她）“我去”……我
能讓你去？！得了吧，把水桶給我。

西薩克 給我吧，老大爺，我提去。

加魯斯特 你以為我不給你嗎？請吧。

努努法尔 你這是怎麼的啦，加魯斯特？放下
吧，孩子，那多不好意思。

加魯斯特 有什麼不好意思？你攆着我一趟一
趟上來下去地，不讓我喘口氣，那就好意思
了嗎，啊？

西薩克 這沒什麼不好意思的，老大爺也實在
吃不消。（拿起水桶，下。）

努努法尔 你這是幹什麼呀，加魯斯特！当着外
人的面丟我們的臉。

加魯斯特 怎麼是外人呢？那是你兒子的同事！
叫他也吭哧哈哧一趟，好讓他知道，他造的
是什麼樣的房子！回頭你那個米薩克來了，
我把剩下的話一古腦兒全端給他……

門外人聲：“瞧，到了！進去吧，伐爾杜
依！”

努努法尔 他們來了！加魯斯特，我求你……當
着兒媳婦的面，你可別罵兒子啦。

伐爾杜依拿着一束花上。米薩克提着箱

子随后进来。

伐尔杜依 你好，亲爱的媽媽!

努努法尔 欢迎，欢迎，好儿媳!

伐尔杜依 你好，爸爸! 庆祝我们家搬进了新住宅!

加魯斯特 謝謝。

伐尔杜依 我这个理想总算实现啦! 謝謝你，米薩克，你真的为我们建造了这样漂亮的一幢楼房，这真是个意外的礼物……我真不敢相信! 你满意嗎，爸爸?

加魯斯特 满意得很。

米薩克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还没把房間收拾好啊?! 这老半天你们干什么啦，我的亲爱的?

加魯斯特 跟你母亲一块儿欣赏这幢新房子来着。

米薩克 还有工夫欣赏! 客人马上就要来啦……

伐尔杜依 不要紧，我们马上就來收拾，米薩克。

米薩克 嗯，那就抓紧点儿! 房屋验收委员会的主席要來，报館里的人也要來……

伐尔杜依 你别着急呀，我不是刚說过嘛——我們马上就來收拾!

米薩克 有没有准备什么吃的招待客人?

努努法尔 怎么准备呀，米薩克? 电还没有呢……

米薩克 对了，真是……嗜! ……

伐尔杜依 怎么，停电了吗？

加魯斯特 电倒沒有停，儿媳妇，是沒有电綫。
还没按呢。

伐尔杜依 怎么沒有按？！

米薩克 这是小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那就燒煤油爐子吧……（鼻子里哼着曲子，帮着想設东西。）

伐尔杜依 亲爱的媽媽，你去收拾碗櫃吧。爸爸，你去灌一瓶水来，把花插上。

加魯斯特 等有了水，我再灌去，儿媳妇。

伐尔杜依 怎么，自来水龙头不能用？

米薩克 （向伐尔杜依）你知道，那帮不中用的家伙，忘了把管子接到总水道上了……

伐尔杜依 他們忘了，那你能提醒他們一下嗎？

米薩克 我总不能每椿事儿都去提醒他們呀，亲爱的！我的全部精力現在都集中在一个新的設計上啦！没什么，你們別介意，这是小事情。

加魯斯特 瞧，明白了吧，儿媳妇，这是小事情：頂多不过是把水从大街提到四楼上来，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困难？！

米薩克 这么說，是沒有水囉？馬上就能有！
媽媽，把水桶給我。

努努法尔 已經有人去提了，孩子。

伐尔杜依 誰去提了？

努努法尔 是米薩克的一个同事。

米 薩 克 哪个同事？

加魯斯特 西薩克。

米 薩 克 不是西薩克，是薩阿克。这么說，我的助手来了？太好啦。

伐尔杜依 爸爸，你帮忙把包袱搬进来吧。通阳台的那道門應該打开来，好吹一吹这股子油漆味儿！

加魯斯特 不必費事了，儿媳妇，油漆味儿自己会从那些門縫里跑出去的！

伐尔杜依 哎呀，这是怎么的？米薩克，你瞧，——到处都有大縫子！

米 薩 克 这可不是我的錯：木料根本沒干透。

加魯斯特 那你就別用这种木料呀！

米 薩 克 那怎么办，坐着等到哪一天去呀？給我們什么，我們还不就用什么。我得赶进度呀！你說：是一年造两幢房子好呢，还是两年造一幢房子好？

加魯斯特 就是不顧質量！

米 薩 克 怎么，照你說，我造的房子質量不好？！爸爸，請你別把这些小毛病当成質量問題。就算有那么一点小毛病吧，可总归提前完工了！

伐尔杜依 你这不对呀，米薩克。

米 薩 克 亲爱的，我的正确性你可以不必怀疑。我米薩克是个建筑內行。你想，我要是

光跟着你們的意見跑，那我就不用想完成計劃，也別想得獎金啦！

加魯斯特 再說，我們今天也住不成這幢新房子了。

米薩克 就是嘛！我們今天能搬到這幢新房子里來住，還不就虧了我把這幢房子提前完工嘛！難道說，因為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就會嚴重地影響這幢樓的質量嗎？相反地，我讓多少人家早好幾個月搬到新房子里來住了。現在整座樓里，恐怕家家戶戶都在感激我呢！

加魯斯特 可不是，太感激了！

米薩克 親愛的，你們別忘了，在我們搞建築的人里面，還沒有一個人能趕得上我這樣的速度呢！

伐爾杜依 （想開窗戶，窗把手掉下來了，捏在手里）
啊呀……你們瞧！

米薩克 嘿，螺絲釘沒擰緊，這難道也是我的錯？

加魯斯特 小毛病，兒媳婦！

伐爾杜依 這倒真是個小毛病！請原諒。爸爸，把窗簾和畫都挂起來吧。

加魯斯特 我個兒矮，兒媳婦。你叫米薩克挂吧。

米薩克 （精神抖擻地）把錘子給我！（發現牆上

釘了許多窟窿)你們這是怎麼搞的?滿牆都是窟窿……這讓客人們看見了,會怎麼想呢!快拿壁毯來,把牆擋上吧:讓委員會的委員們看見我們把牆弄壞了,更不成樣子……(一邊唱着歌,一邊用釘子釘壁毯。)

用力一錘子,只听得隔壁有什麼東西乒啷一聲被打落在地上。

伐爾杜依 隔壁房間里打碎了什麼東西。

米薩克 沒有的事兒,什麼也沒打碎。就是打碎了的話,難道你以為是我打了一錘子的緣故嗎?

敲門聲。蓋伏爾克和季羅惹走進來。季羅惹手上捧着一只打碎了的掛鐘。

米薩克 (慌地)怎麼回事兒?

季羅惹 (把掛鐘放在桌子上)瞧,就這麼回事兒!鐘打碎了。

米薩克 這是我們打碎的嗎?

季羅惹 對了,是你們打碎的。

蓋伏爾克 季羅惹,我求你,和氣點兒。

季羅惹 什麼“和氣點兒”?讓他們知道,隔壁也住着人呢!昨天窗玻璃掉下來打碎了,今天,鐘又打碎了。

加魯斯特 女鄰居,請您原諒吧。

季羅惹 請原諒也晚了。得賠償我們的損失。

蓋伏爾克 既然牆那麼單薄、搖搖晃晃的,怎麼

能怪人家呢。怪只能怪那个設計这些墙壁的人！

加魯斯特 大嫂子，您把这只鐘留在这儿吧，我們送去修理好了。

蓋伏尔克 这不能讓你們修，好邻居……

門突然敞开，爱丽莎培脫闖进来。

爱丽莎培脫 快点，快点！……来帮帮忙吧！

全体 出了什么事了？

爱丽莎培脫 我怎么知道！我有事儿出去了。回家一看，滿屋子都是烟……烟就从厨房里的爐灶上咕嘟咕嘟直往外冒……

努努法尔 着火啦！

全体乱成一团。

爱丽莎培脫 快点儿，水，水！

加魯斯特 水？上哪儿弄水去呀？

季罗惹 蓋伏尔克，我們快跑……得搬东西去！

米薩克 赶紧通知消防队……誰家夏天还生爐灶，准是个瘋娘們！

爱丽莎培脫 誰家生爐灶啦？

蓋伏尔克 現在不是吵咀的时候，救火要紧……以后会查清楚，是誰家生的火。

爱丽莎培脫 救火啊！……（跑到走廊上去）来帮忙救火啊！

除加魯斯特和努努法尔外，全都乱哄哄地

跑了出去。

努努法尔 (全身灘軟，倒在椅子上) 哎呀，真是大禍臨頭啦！

加魯斯特 唉，亲爱的，我們的儿子一天不改变他的速度，我們就一天摆脱不了这种灾难…… (躡到走廊里去。)

門外喧嘩声、奔跑的脚步声。漸趨寂靜。

努努法尔 (向走进来的伐尔杜依) 怎么样，伐尔杜依？……

伐尔杜依 放心吧，媽媽，没有什么危險。不过是烟囪道砌錯了，烟就跑到隔壁人家的厨房里去了。

加魯斯特 (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說) 没什么，亲爱的，这也是小毛病……

米薩克垂头丧气地上。

米薩克 唉，真把人吓了一跳……我还以为真的着火了呢。連夏天不能生爐灶，这么点常識都沒有。

伐尔杜依 算了吧。爐灶生得不是时候，就算是他們的錯，可是烟囪呢？

米薩克 好了，亲爱的，世界总不会因为这一点事儿翻过来吧？唔，烟囪道是砌錯了……要不，你想怎么样？——又要提前完成任务，又要不出一点儿差錯？！

伐尔杜依 (嘆了口气) 真气人……我从来也沒

有想到……

米薩克 从来沒想到什么？

伐尔杜依 在我贊賞你設計的那些楼房的外表的时候，我从来也沒想到，它們仅仅是外表漂亮。可是今天……

米薩克 今天怎么样？

伐尔杜依 可是今天……对不起，米薩克，我不能在这幢楼房里住下去！

米薩克 (惊慌地) 那是为什么？

伐尔杜依 因为我替你害臊，我没有臉見这幢楼房里的邻居。

米薩克 怎么回事儿？为什么？

伐尔杜依 你真沒听见大家在走廊里怎么“贊美”你嗎？

米薩克 嘿，亲爱的，我們的工作就有这么个特点！哪怕你造一座皇宫——也会有人不滿意。这根本不值得介意！

伐尔杜依 (憂鬱地看了他約摸一分鐘) 不。我搬回我們的老宿舍去！今天，我不但沒能因为你感到驕傲，反而因为你造了这么一幢房子覺得羞耻……在这儿我不得不永远紅着臉对人，我还是搬回老宿舍去的好。

加魯斯特 努努法尔，把我們的東西也收拾收拾。

米薩克 (大驚) 你們是決定讓我在全市人民面